

## 第二节 跟随马援靖征酋 戍边钦防望族兴

马援（公元前14-公元49年），扶风茂陵（今陕西兴平）人，其祖先是战国时期的赵将赵奢。赵奢被赵惠文王封为马服君，其子孙以马为氏，东汉末年的马腾、马超父子就是马援的后代。

建武十六年（40年），交趾郡的征侧、征贰姐妹造反。这对姐妹，面貌虽寻常，却身材高大，能力举千钧；尤其是征侧，更加骁勇，虽然嫁给朱鸢人诗索为妻，却整天和妹妹征贰舞刀耍枪，练习武艺，一心要反抗朝廷。当时，交趾（辖境主要在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，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西北）太守苏定施行的是高压政策，对少数民族严加管制，弄得民不聊生。为了防备民众造反，他还下令收缴地方上的兵器。姐妹二人趁此民怨沸腾之机发难，攻陷郡城，赶走苏定。于是南方大乱，九真、日南等地部族哗然响应，岭南六十余城全部落入她们手中。征侧自立为王，封征贰为大将，两个奇女子顿时名声大振。

警报传到洛阳，光武帝刘秀自然不能坐视不理，于是派虎贲中郎将马援为伏波将军（其命意为降伏波涛），率扶乐侯刘隆、楼船将军段志等人南下平乱。马援能担此重任，应该归功于来歙的举荐。当初来歙曾对刘秀说，只有马援才能够平定陇西的蛮夷，刘秀因此拜马援为陇西太守。后来马援果然打败叛乱的羌族部落，征服了当地的少数民族。马援率兵刚走到合浦（治在今广西浦北县西南旧州），楼船将军段志突然病逝，马援只得和刘隆率军前进。

建武十八年（42年）三月，征侧正在交趾地区得意忘形，突然听说汉军已经到了浪泊（在今越南河内市西北），也不禁吃了一惊，当即派妹妹征贰为先锋，到浪泊和汉军交战。她们毕竟敌不过汉朝的正规军，姐妹俩仓惶逃回交趾城。马援率兵四面围攻，姐妹二人见势不妙，连夜逃进金溪穴。金溪穴四面有大山包围，只有一处出口，地势十分险要。姐妹二人派人堵住穴口。马援不肯前功尽弃，于是一面下令让士兵在山上伐木，在谷口处修筑栏栅，下令将士围住谷口，一面收集粮食，准备和洞中的敌人打持久战。

几个月后，汉兵还是没有退兵的意思，洞穴内的粮食已经告罄，众人又饥又渴，勉强过了残冬，已是建武十九年（43年）正月。征侧和征贰不能再在这里等死，只得率众杀出洞来，却被守候在谷口的汉兵一刀一个，杀了个精光。征侧和征贰姐妹两人知道自己罪不可赦，只得拼死格斗，结果双双被擒。马援将两人推出斩首，将首级送到京城请功。第二天，马援又率楼船大小二千余艘，战士二万余名，四处搜捕造反者，斩获五千余人，岭南一地自此宣告平定。马援每攻取一县一郡，均施行“怀柔”政策，“穿渠灌溉，以利其民。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，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，自

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。”（《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》）由于马援废止苛政，完缮城郭，兴修水利，抚境安民，得到了当地民众包括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和拥护，汉朝的法律得到了很好的实施，祖国南方边陲得到安宁。建武二十年（44年）秋，马援率部凯旋回京，光武帝赐兵车一辆，让他上朝与九卿同列。马援班师还朝之前，特在交趾地区设立了一根大铜柱，上刻“铜柱折南人灭。大汉伏波将军马援建此”，以镇夷蛮。越人世代扶之，勿令柱倒。

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记载，“（建武）二十年秋，振旅还京师，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。”我们认为这个记载是有误的。由此看来，两万余人的军队回到京城的只有一万多人，而一万多人死于瘴疫的说法未免太夸张了。如果当时“不毛”的蛮夷之地瘟疫这么严重，马援之士卒如何能打仗，如何去平息征侧、征贰姐妹之乱？如果这样，不用征侧、征贰姐妹动手，只要拖与耗它数年时间之后，汉军也因为瘴疫而全军覆灭的。三年前奉命南下征讨的军队没有因瘴疫而减员，而大获全胜班师回朝的时候才“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”，这是不合情理的。而同是《马援传》中的记载，也证明了这不符史实。马援因征剿“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”而立大功，被封为“新息侯，食邑三千户”的时候，他大摆筵席“劳飨军士”，非常高兴地述说他的战绩：“在浪泊、西里间，虏未灭之时，下潦上雾，毒气重蒸，仰视飞鸢踔踔堕水中”，瘴疫严重，气候环境恶劣，在此可见一斑。然而，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，并“楼船将军段志”又病卒于“军至合浦”之时，马援大军仍能“与贼战，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降者万余人”，又“追征侧等至禁谿，数败之，贼遂散走。明年正月，斩征侧、征贰，传首洛阳。”由此可见，马援大军并没有因为瘴疫而“死者十四五”的，反而越战越勇，所向披靡。其实，据有关史料记载，战事结束后，为了防止当地越人的反抗，确保岭南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，这些南征的将士被马援留下一部分戍守岭南各地的险关要塞，其中也不乏因病而留守之后治愈了的官兵。在这些戍边的士卒中，当然也有韦氏族人。据《嘉靖钦州志》载：追随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并留守岭表的部将，除了禰、黄之外，还有林、简、梁、刘、陆、凌、韦等“七姓将军”，他们的后裔也在南方边陲地区绵延发展。这些被马援留下戍边的部将们所繁衍的后代子孙，史称“马流人”。经过近两千年的社会变迁，“马流人”早与土著融合，在开发岭南，巩固边防，促进岭外文化的多元一体，他们和边疆各族人们一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据有关史料和韦氏族谱记载，防城港一带韦氏源于汉朝，就是马援部将韦料贞的后裔。防城地处广西南部，南濒北部湾，西南与越南毗邻。秦时为封溪县地。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（40年）合浦“俚人”响应交趾征侧、征贰姐妹之造反，边关不宁，建武十八年（42年）光武帝派马援率大军南征。韦料贞时任青州府卫挥使职，随马援溯湘江，过灵渠，下桂南，“缘海而进，随山开道千余里”，追讨叛逆。平定交趾之后，被

派钦州、防城一带任最高军政长官，赐世袭那狼司把总<sup>[1]</sup>之职。料贞在戍边屯垦中沿用了马援的“和绥百越”政策，包括鼓励其子孙与越人通婚等办法，使当地社会经济巡视发展，边境安宁。因此，料贞子孙在这块封地上，繁衍兴旺日益昌盛，成了望族。

据考，至今在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还保留着韦料贞之墓地。墓地在十万塘大山和银崇岭大山之间的才应山上。料贞去世后，其子恭高、恭兴相继承袭那狼把总之职，为崇念祖德，请来著名堪輿先生寻得银崇岭下才应这一风水宝地，安葬了料贞金骸。站在才应山口远眺，其妙无穷：峰星巍峨，主厚力强，来龙逼真，出形活现，砂关情美，水曲堂丽，局内千山来朝，旗鼓、印箱、车马、笔砚俱现……为此民间有传说，在安葬料贞将军之前，曾有名师为此穴宝地拟留赞美诗：“十万山漂水溶中，猛虎发威出山洞。若人寻着这虎地，十大状元九相公。”可见这墓地之可贵与得来之不易！因为这墓地葬的是伏波部将韦料贞，所以当地民众亦称之为“将军地”。

历经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，以韦料贞为代表的韦氏先祖在桂乡繁衍支系很多，嗣裔由防城、东兴、钦州、上思、合浦逐渐扩展到宁明、崇左、龙州、扶绥、邕宁、灵山、横县、大新等市县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料贞后代所形成的支系已达53个之多，有3万余人。主要分布于防城滩营、那勒、大叶镇、防城街、板八、洞中、扶隆、江山等乡镇及上思县一带。许多嗣裔还远播广东、海南、台湾等地区，以致越南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、英国等国家，都有其裔孙定居入籍并繁衍成族。料贞后裔虽然远播他乡，但却依恋“祖土”，每年都有从四面八方归来的韦氏兄弟，寻根问祖，瞻仰和祭扫先祖坟墓，如朝圣地一般。

---

[1]把总，为古代陆军基层军官名，也可称为百总。到了明清，兵制员额皆有异动，若以清绿营为例，军阶由高至低分别为提督、总兵、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、千总及把总。其中，游击就在总兵（主管四至五营；约800至3000名士兵）辖下基层武官。与参将、都司、守备等武官一同统辖六百至两百的营兵力。把总就是受其辖下，在清朝为正七品武官；统领汛（兵力从十数名到百名）兵制单位的武官职位。